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Early Church to the Dawn of the Reformation

基督教史

初期教会到宗教改革前夕



胡斯托·L.冈萨雷斯 (Justo L. González) ◎著

赵城艺 ◎译

| 上卷 |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Early Church to the Dawn of the Reformation

基督教史



初期教会到宗教改革前夕

胡斯托·L.冈萨雷斯 (Justo L. González) ◎著

赵城艺 ◎译

| 上卷 |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by Justo L. González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ume I
The Early Church to the Reformation. Revised and Updated
Copyright © 2010 by Justo L. González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献给凯瑟琳

前 言

胡斯托·冈萨雷斯(Justo L. González, 1937—)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原籍古巴。他在古巴从事神学教育多年;后定居美国,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了历史神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多年来,在亚特兰大埃默利大学坎特拉神学院(Candler School of Theology, Emory University)教授基督教思想史,现在是一位独立学者和作家。他在基督教神学和历史方面的专著已超过二十多种。其中著名的三卷本《基督教思想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作于1970年至1975年间,英译本在美国由艾宾顿出版社(Abingdon Press)出版,已经重印超过二十次,被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多所大学和神学院采用,作为教科书或主要的参考书。中译本由金陵协和神学院组织翻译,于2002年出版(三卷合订本),作为金陵协和神学院建校五十周年的庆典献礼,已为我国和周边汉语地区及国家的大学和神学院作为教材或参考书使用。第二版(分三卷印刷)已由译林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作为《基督教思想史》的“姐妹篇”,冈萨雷斯的另一部成名之作是两卷本的《基督教史》(*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作于1984至1985年间。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从第1世纪到16世纪初宗教改革前夕;下卷从16世纪宗教改革开始到20世纪。这部书二十多年来被美国许多神学院用作教会史的课本。冈萨雷斯的夫人凯瑟琳·G.冈萨雷斯(Catherine Gunsalus González)在亚特兰大哥伦比亚神学院担任教会

史教授,用的也是这部书。金陵协和神学院研究科几年来也用这部书作教会史课程的教材。

三年前,作者对本书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补充;于 2011 年作为第二版在美国出版发行。我认真地比较了这先后相隔二十五年的两个版本,尤其是下卷的最后几章,发现其中的确有许多很重要的补充,在组织和编排上也作了相应的改动。在这二十多年间,世界基督教的确又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和变化,对此,本书都作了及时而适当的补充叙述。可以说,本书是当前最新、最“及时”的基督教会史:它叙述的事件和人物的时限延伸到 21 世纪初的当代十年。这都是一般“经典的”教会史书所来不及讲述的。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普世主义(ecumenism)精神。这包含两重意义:首先,它摆脱了以前许多基督教史偏重以欧美基督教为中心的倾向。以前许多“标准的”教会史都免不了着重叙述欧美基督教而忽略了“第三世界”的教会,如菲利普·沙夫(Philip Schaff)的八卷本《基督教史》(*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和威利斯顿·华尔克(Williston Walker)的《基督教会史》(*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三次修订,三种汉译本。事实上,19 世纪以前的基督教世界的确是以欧美教会为中心。可是自 20 世纪以来,随着宣教运动的展开,基督教正在向“第三世界”、尤其是向南半球转移发展。相对而言,基督教的“老根据地”欧美教会正在走向衰落,而富有生气的南半球教会正逐步成为世界基督教的重心。冈萨雷斯的这部教会史及时地、生动地反映了这一重要的“重心转移”动向。其次,本书的“普世性”还包括它在神学上的“中立性”,它避开了某些现代著作倾向于对近代“福音派”发展的叙述而忽略了对历史上基督教整体的、客观的回顾。这一方面的特点可以通过对几部现代基督教历史著作的比较中看出来。例如,布鲁斯·雪莱(Bruce L. Shelley)的《基督教会史》(*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 和罗杰·奥尔森 (Roger Olson) 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The 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前者的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出版, 后者分别由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 (2002 年) 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出版。这两部书的作者都是美国当代较明显倾向于“现代福音派”的学者。建议有兴趣和时间的读者不妨对这几部历史书进行对比, 作出自己的判断。

最近, 赵城艺同工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和授权, 将《基督教史》全书上下两卷译成中文, 现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对我国学术界和神学院校在基督教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将是一项重大的贡献。我在此郑重推荐: 把冈萨雷斯的这两部有关基督教历史的专著作为我国神学院的基本教材; 并大胆地建议, 将这部《基督教史》作为金陵协和神学院建校六十周年的校庆献礼!

陈泽民 (九十五岁)

于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

2012 年 5 月

译者序

2009年初，我开始了这部《基督教史》的翻译。现在回想起来，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得到冈萨雷斯教授授权翻译此书时的狂喜与兴奋，以及即将一人担起这项浩大工程所带来的压力与畏惧，何况我当时还是一个几乎没有受过任何神学教育的学生。

大约在三年半之前，当我就读于金陵协和神学院时，对于我这个刚刚接触神学不久的门外汉来说，神学是个既陌生又熟悉的领域。我感觉，它每天都在陪伴着我，又深知它似乎总是遥不可及。究其原因，是因为我难以找到一部出色的中文神学入门著作，领我翱翔在神学这片广阔的知识天空。幸运的是，我在不久之后就读到了冈萨雷斯教授的《基督教史》。它引领我穿越时空，从两千多年前的耶路撒冷出发，携手基督教的各色人物，一同见证了基督教的兴衰与荣辱。这是一段惊险奇妙的旅程。它让我深知，教会的历史对于今天与未来的教会是多么重要。

然而，缺乏优秀的神学入门著作并不是我翻译这部《基督教史》的唯一原因。历史会让每一个认真反思历史的人更好地应对现在，思考未来，避免在未来重犯历史中的错误。当我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时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在历史这面“镜子”中仿佛看到了我们的“前世”与“来生”。历史与现在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们刚刚走过的道路仿佛前人已经走过，前人所站的十字路口仿佛就是我们在脚

下即将决定踏上的道路。正如爱德华·吉本曾经说过的：“我只有一盏引领我脚步的明灯，那盏明灯就是经验。我知道，除了过去，再没有可以判断未来的方法。”

基督教史是令人着迷、引人入胜的历史，也是发人深省的历史。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当曾经毫无权势、坚守耶稣之道的基督徒或主教被前所未有的权力与财富包围时，他们会作何反应？曾经敬虔的基督徒还会为他们的主舍命，成为英勇的殉道士吗？他们还会像以往那样安贫乐道、坚守信仰、一心跟随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吗？数次十字军东征对穆斯林犯下了滔天罪行，当穆罕默德的子孙在耶稣的“敬虔”追随者的铁骑下倒在血泊中时，耶稣的这群追随者还有资格呼求作为全人类救主的耶稣基督吗？一千多年之后，发生在美国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事件会让人们想起中世纪的十字军战士及其所杀害的无辜穆斯林吗？当希尔德布兰德将教宗利奥九世的决罚谕放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高高的圣坛上时，他是正统信仰的所谓斗士，还是一位毫无宽容、难以耐心聆听他人意见的宗教狂热分子？当宗教改革前夕的腐败教宗为了满足私欲而兜售赎罪券榨取劳苦大众的血汗钱时，他们还是耶稣基督在世的代表吗？当路德对德国农民起义前后不一的矛盾态度导致德国贵族大肆血腥镇压德国的农民起义时，他还是那个胆敢对抗腐败的教宗、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勇敢地站在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面前的修道士吗？当异端裁判所的熊熊烈火残酷烧死所谓的“异端”时，当殖民新大陆的伪善基督徒奴役并杀害印第安人与非洲人时，他们还是满有怜悯与慈爱的耶稣的门徒吗？当一场场宗教战争导致人民生灵涂炭时，这还在多大程度上与基督教的信仰密切相关？在这个世俗化进程加速、基督教与其他信仰逐渐被边缘化的时代，基督徒还会找到应对所有这一切的智慧吗？信仰将如何做出回应？信仰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坚信，基督教所面临的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挑

战与回应不仅会启发基督徒，也会令每一位没有基督信仰的严肃读者陷入沉思。

胡斯托·冈萨雷斯教授是耶鲁大学最年轻的历史神学博士，也是当今最具权威的教会历史学家之一。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致力于拉丁美洲神学与说西班牙语之人的神学教育，并获得了四个荣誉博士学位。他的这部《基督教史》被美国、加拿大和南美洲许多国家的大学与神学院用作教材，甚至在遥远的非洲也被神学生所熟知，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基督教史入门著作。冈萨雷斯教授的这部《基督教史》最早出版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现在已经被译成了韩文、俄文和日文。他根据近年来最新发现的史料与教会史领域中最新的研究成果更新了自己的著作。在去年年底，他的新版《基督教史》在美国出版问世。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这部《基督教史》是最新的教会史权威著作。

在这部彻底修订与更新的《基督教史》中，备受称赞的著名基督教历史学家胡斯托·冈萨雷斯以简洁生动的笔触讲述了基督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从诞生之初脆弱的基督教到在中世纪取得了世俗与属灵统治地位乃至在宗教改革前夕几乎遍布整个世界的基督教，从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充满了血雨腥风的基督教到其后确立了自己的所谓“正统”并在理性时代备受质疑的基督教，从处于转变的世界局势中的基督教到深受新思潮冲击的基督教，从在取得了巨大的宣教成功之后就陷入了危机的“基督教传统中心地区”的基督教到迸发出新的活力与创造力的曾经作为“基督教边缘地区”的基督教。在追溯基督教两千多年来多变的历史过程中，冈萨雷斯教授巧妙地编排了基督教的史料，生动鲜活地讲述了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各色各样的鲜活的历史人物，形成了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神学争辩，以及深刻影响到教会生活与理念的革命性思想。从耶稣的忠实门徒到早期的伟大教父，从中世纪早期入侵罗马帝国并归信了基督教的“野蛮人”到对基督教

真正构成威胁的穆斯林,从中世纪不可一世的教宗到生活在法国庇护之下的软弱教宗,从为了改变腐败的教会而被其烧死的早期改教家约翰·胡斯到胆敢对抗腐败教宗的修道士马丁·路德,从质疑了所谓“正统信仰”的理性主义者、灵性主义者和敬虔主义者到回应了近现代新知识的新教、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神学家,从否定与谴责现代性的教宗到积极地回应现代新思潮的教宗,从宣教与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中的杰出领袖到今天的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基督徒所取得的惊人进展与不断展现出的活力。

在讲述基督教这些历史的同时,冈萨雷斯教授还结合了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令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到初期基督教的社团生活。在这些考古新发现中,有新发现的诺斯替主义作家的原文著作。这些文献向我们揭示了公元1世纪“各种基督教”丰富的多样性。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一些重要的研究表明了女基督徒在整个基督教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她们对基督教史做出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冈萨雷斯教授还讲述了基督教在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并讨论了21世纪的基督教发生的变化和基督教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此外,这部《基督教史》还囊括了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事件,如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东正教的复兴、女权主义者的神学、美国黑人的神学与第三世界的神学、在教宗本笃十六世任期之内爆发的丑闻与争辩,以及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最后,冈萨雷斯教授富有创见地展望了当今基督教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争辩,以此结束了他的整部《基督教史》。

翻译并不是一个轻省的工作,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其间一定会需要许多人的帮助。借此机会,我要感谢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前任院长陈泽民老教授,他帮助我联系到本书的作者冈萨雷斯教授。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定要经历更多的周折才能联系到本书的作者。正是因为陈老教授的帮助,才令我翻译这部《基督教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完稿之际,我再次拜访了陈老教授,希望他可以为我的拙译撰写一篇序言。令我兴奋与感激的是,已经决定不再为他人撰写序言的陈老教授慷慨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在此,我要再次表达对陈泽民老院长的感激与敬意。感谢本书的作者冈萨雷斯教授授权我翻译此书,也感谢他在我翻译此书的过程中给予我的宝贵鼓励与帮助。每当他称呼我为“基督里的弟兄”时,我就会感到信仰带给我的巨大力量。若是没有他的帮助与鼓励,我会更加辛劳。感谢我的同学严迎,她阅读了我的绝大部分译稿,并提出了极具价值的宝贵意见。同样,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恐怕拙译现在还难以与读者见面。在一本书出版的过程中,编辑的贡献同样是难以估量的。在此,衷心感谢责任编辑邱红女士及其先生徐志跃给予我的巨大帮助,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以及特约编辑李鹿渴的帮助!最后,由于本人的能力与精力有限,难免会在翻译的过程中犯下一些错误,恳请我的前辈与读者批评指正。

今年,金陵协和神学院将举行六十周年校庆,希望这部《基督教史》配算一份礼物,感谢母校三年来对我的栽培与造就。正如冈萨雷斯教授在他的书中所希望的那样,会有他的读者承担起研究基督教史的工作,我也衷心地期盼,会有他的中国读者承担起这份工作。与此同时,我也急切地盼望,会有更多受过神学教育的同道从事翻译的工作,将国外更多、更优秀的神学著作介绍给中国广大的神学生、牧师、基督徒以及对基督教信仰感兴趣的学者与读者。

最后,谨以此中译本献给许灵晓!

赵城艺

2012年4月2日于南京

中文版序

很荣幸,我的这部《基督教史》能被翻译成中文。借此机会,我要感谢《基督教史》译者所付出的辛劳!

作为历史学家,我知道基督教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信仰中的英雄。与此同时,如何在中国这样悠久与优秀的文化中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向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基督徒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基督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鉴于中国在历史上传扬福音的经验,中国的基督教完全可以为基督教在未来的发展、基督教的神学以及宣教方面的实践做出重要的贡献。

然而,令我感到荣幸与欣喜的还不只是这些。历史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可以指导我们的现在,并引领我们走向未来。正是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积累了应对现在的智慧。历史告诉了我们应当避免哪些危险。历史向我们指明了通往未来的道路。如果不了解历史,人类的任何社会团体,无论是教会、国家还是公司企业,都注定要在难以预料的挑战中挣扎前行,并最终失败。今天,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基督徒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在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之前的基督徒也曾应对过类似的挑战。当机遇来临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历史上的基督徒如何利用了类似的机遇。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牢记这两点同样重要。在现实的每一次变迁中,历史都给了我们应对的方法与智慧。

可是,历史也给了我们身份感。这就是国家想要确保孩子学习自己民族历史的原因。如果不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民族身份感往往会逐渐淡化,甚至最终消失。同样,教会中对基督徒的教育必须主要着眼于将我们的历史传授给新一代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基于我们认为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尤其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生平、死亡和复活。当我们教授并传讲这些事件时,也是在教授和传讲历史。

此外,我们并不是直接了解到基督教的历史。我们了解基督教史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通过一系列从未间断的见证,如人物、著作和历史遗址等。正是这些见证,让我们了解到基督教最早期的历史事件。这就是路加在《使徒行传》中非常在意提阿非罗必须知晓福音是从耶路撒冷沿路传到提阿非罗本人的原因。同样,当今天的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传讲历史上的某些事件,也是在传讲自己通过基督徒们——圣经作者、殉道士、传道人、修道士、宣教士和教师——的漫长历史而了解到的某些东西。也正是通过这些见证人,我们才知道了基督教一些最早的事情。

今天,作为教会的牧师、领袖或教师,我们有责任重新讲述基督教的历史。我们必须讲述那些公元1世纪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初期的历史,也必须讲述那段历史是如何通过圣灵的大能被今天的我们所知晓。因此,今天聆听我们讲述基督教史的基督徒就会知道,他们继承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他们也会自豪地继承这份宝贵遗产,并依之行事为人。

如今,担任教会的领袖并不容易。信仰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有反对我们的运动,也有不断出现的物质诱惑与思潮。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历史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盟友,因为历史教导了我们,我们信仰的先祖也曾面临艰难的挑战,他们找到了应对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仍可能引导今天的我们。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得益于

先祖的信仰和圣灵的大能，即使是他们已经离世，他们仍已得胜。

在信仰上，愿我们与信仰先祖一样坚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在复活的基督里得胜！

胡斯托·L.冈萨雷斯

2012年3月19日

第二版序言

或许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历史需要得到重访、修订和重写；而历史尚在继续。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历史从来就不单单是如其实际发生的赤裸往昔；历史是我们通过现存史料所读出的过去，是由无数代历史学家删选过的往昔，并且是从我们自身的现在与我们所希望的未来予以解释的过去。因此，当我现在再次阅读自己在大约二十五年前写成的《基督教史》时，我发现许多内容值得再次肯定，也有许多内容需要重新修改。本书第一版面世几年后，苏联解体。后来，伊斯兰教复兴，伊斯兰世界之外的人们开始发现，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在世界各地密谋和实施了恐怖主义行动。在基督教内部，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ism）和其他几个类似运动，同时在传统的基督教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发展壮大，并占据了中心舞台。在许多这样的地区，新的宗教兴起，其中有许多是受到基督教启发，并从基督教吸收了一些因素。最终，可能爆发的生态灾难引起各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重视。世界经济秩序的可持续性遭到强烈质疑。而质疑不仅来自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子，也来自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通讯技术也获得迅猛发展。这些进展——还有更多的进展——已经塑造了我们看待过去与未来的方式。因此，对本

书作出修订是十分必要的。

出版这样一部修订版还有另一个难以抗拒的理由,就是我希望把初版后这些年所收集到的许多意见与建议融合进这部《基督教史》,其中有一些是由阅读和使用英文版《基督教史》的同事提出的,另一些则是源于本书的诸多译本进入了差异性很大的文化——因为翻译过程中暴露了一些在原文中未被直接注意到的含混之处。阅读这部《基督教史》的学生和同事来自广为不同的文化——如日本的、巴西的、俄罗斯的和韩国的,他们拓宽了我就本书应该包含的内容范围。但是,我在这个修订版中并没有融入他们的所有建议(就某个主题而言,有的人希望墨多些,有的人则希望墨少些,要同时满足这两拨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深深地感激所有这些人,尤其是那些学生,他们告诉我,我对某个主题的讲述还不够清晰,或某个主题对他们极具启发。在提出宝贵建议的同事中,我必须再次感谢我的妻子凯瑟琳,因为她无比耐心地阅读和重读了我的手稿,并向我提出了明智的建议。我也要特别感谢圣迭哥的伯特利神学院(Bethel Seminary San Diego)教授詹姆斯·史密斯三世(James D. Smith III),因为他的许多详细的建议极大地改进了本书的品质。

在新版面世之际,我也强烈地意识到,它还需要继续修订;随着一代代人成为过去,历史也必须一次次修订。因此,我也衷心希望,当其他的人进入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精彩对话时,这一修订版会激励他们去进一步修正观点,因为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对话正是历史的本质:在其中,过去向我们说话——针对我们现在的问题来说。